

傳記文學叢刊

近代史料考釋

沈雲龍著

傳記文學叢刊之九五（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近代史料考釋

每冊定價二〇〇元

著者：沈雲龍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三六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0003691-0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新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

¥90.00

近代史料考釋 目錄

第一集

林則徐有關鴉片戰爭的函札手蹟……………

附：林崇墉：關於「林則徐傳」覆沈雲龍先生……………

包世臣與中英鴉片之役……………

一、包世臣一生優蹇……………

二、早知鴉片之必釀巨禍……………

三、撤關絕市、以夷攻夷……………

四、論長江設防之重要……………

五、「片帆不返」的殲夷議……………

六、善後之策——收攝人心、物色人材……………

目錄

一

一
二〇
二三
二五
三一
三七
四一
四五

「湘鄉曾氏文獻」讀後記

——對「年月日不詳」家訓、家書的考證

崇德老人及其自訂年譜

一、崇德老人之兄弟

二、曾文正手訂功課單及逝世情形

三、聶仲芳之家世及其習性

四、左文襄對聶仲芳之提攜

五、聶仲芳在蘇浙皖之政績

六、崇德老人高壽厚福之由來

「能靜居日記」作者趙烈文的生平

一、家世

二、師承

三、與兩曾（國藩、國荃）之關係

四、能靜居日記之史料價值

四九

四九

七三

七四

七九

八三

八八

九三

〇〇

〇六

〇六

〇九

一三

一九

張佩綸及其「澗于日記」

一、張氏的家世與生平	一三二
二、馬江之役的受謗與遣戍	一三六
三、張氏與李鴻章之關係	一四一
四、就婚李氏後之清趣與抑鬱	一四六
五、日記中之中日戰爭史料	一五〇

第二集

張集馨及其自訂年譜

一、年譜作者是何許人	一
二、道光帝召對時的問答	四
三、閩省督撫與陝西糧政的敗壞	九
四、四川州縣司法與交代的黑幕	一五
五、勝保與僧格林沁的比較	二一

六、南北軍營廢弛與甘肅吏治腐化·····	二六
七、西北回亂的起因與平回建議·····	三一
八、張氏晚年阨陞及其評價·····	三七

張季直及其「柳西草堂日記」

一、張氏的生平與功業·····	四三
二、日記前半部的冊數與起訖·····	四六
三、五應鄉試的落第·····	四九
四、四應會試的挫折·····	五四
五、朝鮮壬午之亂的隨軍紀錄·····	五九
六、朝鮮善後的建議·····	六六
七、紡織工業的創始經營·····	七三
韓止叟及其「永憶錄」	
一、一部平實的自傳·····	七八

二、韓氏早年的困厄·····	八二
三、河南作吏與宮門應差·····	八五
四、主持鑛約及鐵路交涉·····	九〇
五、辦理防疫與暗護趙聲·····	九三
六、張勳禍蘇之實錄·····	九七
七、經營墾殖與防護水患·····	一〇一
八、再主省政與齊盧戰爭·····	一〇四
九、受誣被扣與協助建設·····	一〇九
十、日寇蘇北與迫脅逝世·····	一二二

「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讀後記

一、清末民初之傑出人物·····	一七
二、「梁頭康尾」之誤擯·····	二三
三、與盛宣懷結怨之始末·····	二六
四、交通銀行之創建與經營·····	三二

五、袁世凱左右之暗潮	一三六
六、有關帝制運動之辯解	一四三
七、袁氏帝制失敗之關鍵	一五〇
八、復辟前之交通系	一五九
九、北洋系內鬨與徐、梁合作	一六五
十、三角同盟與交通系	一七一
十一、「梁譜」之諱飾及其編者	一七八

第三集

袁世凱的妻妾子女	一
有關張作霖的史料	一九
塘沽協定後的所謂「北平會談」	二七
從撤郵到通郵	六九
記民五黃克強致黃膺白的一封信	一三五
黃膺白先生逝世三十週年	一四五

近代史料考釋

第一集

林則徐有關鴉片戰爭的函札手蹟

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在臺北徵信新聞報學藝副刊第九期，發表一篇「林則徐日記讀後記」，在這篇短文中，做了三點小小考證：

其一、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戊戌十一月，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以湖廣總督奉旨入京陛見，被任爲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該省水師兼歸節制，這是清廷決心禁煙的序幕。根據林氏日記，一共留京十三天，清帝旻寧曾召見八次，足以辨正金安清「林文忠公傳」和魏應麒「林文忠公年譜」中所謂「召見十九次」之說不可信。今天教授近代史的人，應該「推翻舊案」，對相沿已久的誤傳有所改正。

其二、魏應麒「林文忠公年譜」依據金安清「林文忠公傳」，謂林則徐有女二人。長適同邑沈葆楨。但按諸林氏日記，長婿應爲閩縣劉齊衡，字冰如，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辛丑進士，累官署河南巡撫；次婿方爲侯官沈葆楨，原名振宗，字幼丹，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丁未進士，由庶常授編修，累官兩江總督。據沈瑜慶（葆楨第四子）「濤園集」所附年譜：葆楨之母爲林則徐之第六妹，是

以外甥而兼女婿。瑜慶，字愛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乙酉舉人，累官貴州巡撫。娶於鄭氏，其岳母爲其母林夫人之胞妹，是以姨母而兼岳母。又瑜慶有「追懷陳緘齋太史」詩（見濤園集二六頁），首兩句：「外家僚亞來長安，三老相從陳沈劉」，依其註語：緘齋名與罔，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庚辰進士，由庶常授編修；劉指「劉冰如姨丈」，陳指緘齋「尊人幼農姨丈」，爲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己酉拔貢。由是足證金安清、魏應麒所謂林則徐「有女二人」及長女適沈葆楨之說，都是未經深考的。

其三、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己亥正月二十五日抵達廣州，即一面厲行禁煙並收繳鴉片於四月二十二日（陽曆六月三日）在虎門加以燒毀；一面嚴諭夷商具結，嗣後不得夾帶鴉片進口，如有故違，船貨沒收，人即正法，而英領事義律（Charles Elliot）堅拒照式具結。在將近數月的往復交涉中，適有五月二十七日尖沙嘴村民林維喜被英船水手毆斃案的發生，義律又延不交出兇手。因是林則徐於七月初七日自省城出駐香山縣，下令驅逐逗留在澳門的英人五十七家出境。據林氏日記，他並於七月二十五日偕兩廣總督鄧廷楨起程前往澳門巡視，而魏應麒「林文忠公年譜」則說是七月十四日，又爲一誤。

則徐於七月二十六日到達澳門，勾留半日，從衣冠服飾髮鬚膚色去了解夷情，在日記中有較詳的記載，謂「其男渾身包裹緊密，短褐長腿，如演劇扮作狐兔等獸之形，其帽圓而長，頗似皂役，雖暑

月亦多用氈絨之類爲之，帽裏每藏汗巾數條，見所尊則摘帽歛手爲禮，其髮多髻，又剪去長者，僅留數寸。鬚本多髯，乃或薙其半，而留一道鬚毛，驟見能令人駭，粵人呼爲鬼子，良非醜態。更有一種鬼奴，謂之黑鬼，乃謾魯國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過於漆，天生使然也。婦女頭髮或分梳兩道，或三道，皆無高髻。衣則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擇，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按：澳門自明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乙未以來，即許葡萄牙人通商居住，歲納地租銀五百兩。林則徐巡澳時，主權尙屬於中國。由於上面一段很有趣的文字，不難想見他對夷情認識的一斑，因而引起我在那篇短文中，寫出如下的感想。

「……其實，在夷人心目中，看到清朝大吏，腦垂髮辮，項懸朝珠，馬褂蹄袖，翎頂輝煌，趨蹌叩拜的種種形態，又何嘗不有「驟見能令人駭」之感。中外習俗不同，原無所用其鄙夷與蔑視，則徐在當時疆吏中，是比較能够估量夷情和辦理洋務的人，尙且不免在日記中有如上的記載，則自清帝受寧以至琦善、耆英、伊里布、奕山、奕經之流的愚昧無知，徒事虛僞之氣以「撫夷」，由輕視而輕敵，造成鴉片戰爭的失敗和江寧條約的締結，就決非偶然的了。」（原文現收入拙著「現代政治人物述評」增訂本中，改題爲「林則徐二三事」。）

以上粗略的見解，原是我個人的讀書偶記，自知無當於大雅，但最近獲讀林崇墉（孟工）先生大著「林則徐傳」，證明上述幾點小小考證，尙屬大體不謬，除召見次數及巡澳日期確可補正金安清、

魏應麒的闕失外，崇墉先生謂則徐生三女，長女嫁署河南巡撫劉齊銜，次女嫁沈文肅公葆楨，三女嫁鄭月亭秀才（即沈瑜慶之岳丈），與鄙說亦相合。惟沈瑜慶「追懷陳絳肅太史」詩註所稱之「尊人幼農姨丈」，究作何解？是否則徐尚有一女？仍令人疑而未釋。至則徐日記所記巡視澳門的一段文字，崇墉先生未加引述，想是無關得失的。

崇墉先生這部巨著「林則徐傳」，共二十八章，六百三十一頁，涉及鴉片戰爭部分，即有十二章，三百五十一頁，佔全書二分之一以上。鴉片戰役是林則徐一生功業成敗所繫，也是近代中國屈辱的肇端，而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亦復從茲開始，自非用如許篇幅，不足以敘述詳明。崇墉先生綜合中外史料，旁徵博引，剪裁至當，把林則徐在鴉片戰役中「臨難不退縮，受屈不怨尤」的偉大人格完全顯示出來，極見功力。其間曾多次引用林則徐有關鴉片戰爭的兩封書札，分見於各章：一是覆「河南河陝汝道葉申薌」的信；一是「遣戍伊犁行次蘭州致姚春木、王子壽書」；可惜都是節引，未能窺其全豹。現在，我覺得這兩封書札原文手蹟，特彙錄全文，以供研討，我認為兩者的內容雖不及崇墉先生所引「第七號家書」（見原書四九二至四九五頁）之詳，但其歷史價值，殊堪重視。

林則徐覆葉申薌信，是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庚子冬至日在廣州所發。據崇墉先生的按語：申薌字小庚，爲則徐的親家，交誼深厚，則徐給他的原信仍存於他的後人（見原書四八〇頁）。但這封

信手蹟却可從現由臺中立德出版社影印之「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續編」（宣統三年陽湖陶湘輯）中覓得，其原文如下：

「小庚年老前輩太親翁大人閣下：自戊戌冬間，鄭州道上，手泐寸楮，繳謝盛賜，由訓勤四兄帶呈之後，又閱兩年，而未獲續修片楮，非敢安於疏嬾，實緣胸臆中所欲陳者，不啻千頭萬緒，須待稍暇一爲傾吐，而力微任重，竭蹶不遑，迄無一日之暇，荏苒至今，惶歉莫可言似，乃承閣下諒其無他，不加督責，且疊荷手書存問，感刻奚如。惟所示去歲由芸卿處寄來兩函，侍祇收到九月一函，玆於小春由陸靜軒帶來一函，係二月所寄，並詞選六卷，俱領到。惟裁花百詠未覓，不知果已封入否？又由梁楚香帶來一函，係七月所寄，于月望前始到，彼時祇知有浙中定海之事，而夷務之變局，尊處尚未得有傳聞，至近日諒經備悉矣。侍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湯火，而固辭不獲，祇得貿然而來，早已寘禍福榮辱於度外，維時聖意亟除鴆毒，務令力杜來源，所謂來源者，固莫甚於嘆咭喇也。侍恐一經措手，而議者即以邊釁阻之，當將此情重疊面陳，奉諭斷不遙制。迨到粵後，又將衷情探明具奏，節蒙寄諭，應須權變示威，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等因，是以欽遵辦理。在頑夷虛驕成性，縱之則愈滋桀驁，束之亦易就範圍。侍上年發諭一次，即據稟繳煙土二萬餘箱，未曾折一矢鏃，隨即奏明令具切結，如再夾帶鴉片，人即正法，船貨沒官，他國皆已遵依，獨嘆夷再三反覆，而言路適有條陳，以取結爲無益者，恰如奸夷之意，事之

無成，殆基於此矣。嗣嘆夷毆斃華民，抗不交兇，當經援照嘉慶十三年舊案，奏明斷其接濟，遂出澳門，該夷遂以兵船赴大鵬營滋擾，經我師大挫其鋒，於是該國之船有情願遵結者，業已招令進口，而該夷兵船忽來阻撓，致又與我師接仗，至十月間，將該夷船全行驅出外洋，奏奉諭旨，若再准令通商，成何事體，飭即斷其貿易，並已具結者，亦是該國之船，概不准其通商等因，復經欽遵辦理。至夷洋與內地各省洋面，處處可通，本無隄塞，貿易既斷之後，原知該夷必不甘休，粵省時刻嚴防，知其不能遏志，必向江浙直東等處滋擾，屢次奏請敕下各督撫嚴密堵防，並該夷之窺伺舟山，與其擬赴天津通呈，亦皆先期探明入告，且烏敬禧於奉旨後，奏有防夷條款，孰知徒託空言，致定海城垣僅被飛礮數門，軍民即皆全散，任其佔取，又豈粵省所能代防耶？迨夷船北赴天津，不過數隻，原無能為，而彼處之無備，與定海等，守土者忍又失事，遂以蜚語移咎於粵，而和議興矣！此後事勢岐之又岐，難以罄述。中州見聞伊邇，諒已悉在望中，侍不敢爲一身計，而不能不爲國體惜也。辰下羈滯羊城，聽候查問，如可蒙恩放歸田里，則養疴營墓，正愜夙懷，倘須一出玉門，亦屬無可如何之事，臨時再作計較可耳！閣下前在四明所陳之策，原同曲突徙薪，惜不能用。然近日並將造船鑄礮等事，皆以經費之難，一概不准，而轉以牛羊水米犒師爲上策，則亦何從置論哉！去年令姪女與次兒聰彝締姻，多慚攀附，近日已有喜信，可冀得孫，藉以告慰。前聞長公伯勤之變，悵惘殊深，然其令嗣均已長成，並且得孫，閣下已開四代，亦可

以喜解悲矣。聞仲勳上年因遭嶺原之戚，未肯入闈，誼篤孔懷，洵堪起敬，今年又復受屈，然績學必有大伸也。宜勤發解後，遽赴脩文，人人惜之，聞爲庸醫所誤，益信不服藥之爲中醫也。亡弟之變，忽亦將及期年，其病體久入膏肓，思之尙有餘慟，辱叨垂問，悲感曷勝！大著各種詞鈔，皆必傳之作。侍於此事，實門外漢，不敢作序，容俟心緒稍清，當以題辭寄政耳！芸卿之擢，本意中事，惟楚雖亦極難辦，且常與蒼鷹共處，大都事與心違。近聞星使在武昌欲翻邱陽前案，未知果否平反，惟祝芸卿早駕康車以去，則飛騰甚速矣！張灝山上年回粵，曾晤兩次，隨即回瓊州，其世兄於去秋鄉薦，現尙留京，大抵灝山在海南居家，亦尙可以將就過日，未必出山矣！拉雜書此，復請升安，近狀昏昏，恕無銓次。年姻侍則徐頓首。庚子冬至。」

「庚子冬至」，依林則徐日記所載，爲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則徐在先一年七月巡視澳門之後，不久便於九月二十八日，發生穿鼻海戰，中英戰事自是開始，繼之英兵船又攻官涌，均被擊退。到十一月初，則徐宣布廣州封港，斷絕英國貿易；而清帝旻寧態度更爲積極，除諭令永遠停止貿易，英船一概驅逐外，並將原已調督兩江的林則徐改繼鄧廷楨爲兩廣總督，大治戰備，積極防守。至二十年三月，英國會通過對華政策，並派佐治懿律（George Elliot）爲全權公使兼英軍統帥，大佐伯麥（U. G. Bremer）爲水師統領，率所轄東方遠征軍於五月間抵粵，見則徐有備，乃移師北上。六月，砲擊廈門，並攻陷定海。上函中提及之烏靜齋，即其時任浙江巡撫之烏爾恭額（姓富察氏，滿洲